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三 起大同元年盡大同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乙卯大同元年 魏元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元善見天平二年 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是日魏南陽王寶炬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追尊父京兆王爲文景皇帝妣楊氏爲皇后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

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烏蘭津在平涼西北唐分平涼之會寧縣置會州又置烏蘭縣縣西南有烏蘭關 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啟請舉哀制服東魏主詔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記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孝武納歡長女以為皇后帝之西奔后留不從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虎等招諭費也頭之眾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

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　乙卯魏主廢元妃乙弗
氏爲皇后（乙弗之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卽禿髮傉檀所襲者也魏平涼州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其後從孝文遷洛遂家焉）子欽爲皇太子后仁恕節儉不妒忌魏主甚重之　稽胡
劉蠡升自孝昌以來自稱天子改元神嘉居雲陽谷（李延壽曰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魏之
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言其本胡種侵擾漢氏若在荒服之外者也）壬戌東魏丞相
歡襲擊大破之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歡歸（歸自襲稽胡）一婢告
之二婢爲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
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浟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
入見歡僞爲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
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程正叔曰古人言結

髮為夫婦如言結髮事君結髮戰鬪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鬢子耶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葛賊謂葛榮也同走并州貧困妃燃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妃二女長配孝武帝次配孝靜帝男承大業謂澄為世子也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擅動妃弟昭時為領軍將軍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脅告者自縊乃啟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召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　甲子魏以廣陵王欣為太傅儀同三司万俟洛為司空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黃鉞殊禮歡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汾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

參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同軍從洧津濟攻華州（五代志後魏置東雍州於鄭縣西魏改曰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臥尚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卻羆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　壬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傅西河王悰爲太尉　東魏使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發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其材入鄴　丁亥上耕籍田　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刺史樊子鵠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魏收志泰常中置東平郡太和末罷孝昌中復置治秦城屬濟州秦城在范縣界）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鵠以眾少悉驅老弱爲兵子鵠死各散走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

幸橫被殘敗跂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民將誰訴皆捨之
戊戌司州刺史陳慶之伐東魏與其豫州刺史堯雄戰不利而還
東魏豫州治汝南 三月辛酉東魏以高盛爲太尉高敖曹爲司徒濟陰
王暉業爲司空 東魏丞相歡僞與劉蠡升約和許以女妻其太
子蠡升不設備歡舉兵襲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斬蠡升以降餘衆
復立其子南海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皇后諸王公卿以下四百餘
人華夷五萬餘戶壬申歡入朝於鄴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
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
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魏收志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功郡屬岐州卽漢魏武功縣之地
据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
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

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水經注沈水枝渠至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臺蘇綽傳亦云行至長安城西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計帳者具來歲課役之人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後人多遵用之　東魏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代侯淵淵旣失州任而懼

行及廣川 沈約曰廣川縣本屬信都後漢屬清河魏屬勃海晉還清河江左僑立廣川郡縣於濟南非舊所也魏收曰齊郡廣川縣有牛山齊桓公冢管仲冢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置廣川郡 遂反夜襲青州南郭劫掠郡縣夏四月丞相歡使濟州刺史蔡儁討之淵部下多叛淵欲南奔於道爲賣漿者所斷送首於鄴　元慶和攻東魏城父 魏收志陳留郡浚儀縣有城父城至隋改浚儀爲城父縣屬譙郡五代志譙郡城父縣宋置浚儀縣又考沈約志陳留浚儀縣僑寄治譙郡長垣縣界則知諸志所謂浚儀非我朝開封府之浚儀也魏收志梁州陳留郡浚儀縣則我朝開封之浚儀也真宗改浚儀曰祥符所謂城父則今亳州之城父縣是也 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國　元慶和引兵逼東魏南兗州東魏洛州刺史韓賢拒之 東魏既遷鄴以洛陽爲洛州領洛陽河陰新安中川河南廣城郡 六月慶和又攻南頓東魏豫州刺史堯雄破之　秋七月甲戌魏以開府儀

同三司念賢爲太尉万俟洛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爲司空（越勒出於越勒部因以爲姓）益州刺史鄱陽王範南梁州刺史樊文熾（五代志晉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西魏改曰始州至唐改始州曰劍州）合兵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敬和竪眼之子也　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東魏遣行臺元晏擊元慶和　或告東魏司空濟陰王暉業與七兵尚書薛琡貳於魏（晉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及晉分中兵外兵爲左右與舊五兵爲七曹然尚書雖置五兵猶出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北齊復爲五兵）八月辛卯執送晉陽皆免官　甲午東魏發民七萬六千人作新宮於鄴使僕射高隆之與司空胄曹參軍辛術共營之（元魏公府有法墨田水鎧胄集士等曹皆行參軍也）築鄴南

城周二十五里衛琛之子也(琛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六年) 趙剛自巒中往見東魏東荊州刺史趙郡李愍勸令附魏愍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丞相泰以剛為左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於梁泰使剛來請之 九月丁巳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為司空 冬十月魏太師上黨文宣王長孫稚卒 魏秦州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內兄也(妻黨以兄弟齒謂之內兄內弟)驕而黷貨泰奏請加法詔賜死 十一月丁未侍中中衛將軍徐勉卒(諡曰簡肅)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

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使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閒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白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

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牽挽不至猶俗語扯拽不來蓋謂財用不足動有阻礙如引重者或推之於後或挽之於前而一步不能移也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閒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 癸丑東魏主善見祀圜丘 甲午東魏閶闔門災門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馬遠望謂其匠曰西南獨高一寸量之果然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

改隆之恨之至是譖於丞相歡曰忻集潛通西魏令人故燒之歡怒斬忻集　北梁州刺史蘭欽引兵攻南鄭梁以南梁置北梁州蓋以欽爲刺史使之圖南鄭也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降　東魏以丞相歡之子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衆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初大行臺右丞楊愔從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爲孝武帝所殺愔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愔懼變姓名逃於田橫島五代志東萊郡即墨縣有田橫島久之歡聞其尙在召爲太原公開府司馬爲楊愔爲洋所親任張本頃之復爲

大行臺右丞　十二月甲午東魏文武官量事給祿　魏以念賢爲太傅河州刺史梁景叡爲太尉　是歲鄱陽妖賊鮮于琛改元上願有衆萬餘人鄱陽内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治黨與無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爲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爲寇

丙辰大同二年 魏元寶炬大統二年東魏元善見天平三年 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 魏高祖太和十六年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南郊神元皇帝魏之先祖拓拔力微也 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

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魏置普樂郡爲靈州五代史志靈武郡迴樂縣後周置帶普樂郡宋白曰靈州西南至京師九百里）魏人圍之（考異曰北齊書典略皆云周文圍泥周書不言故但云魏人）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東魏置南汾州於定陽隋改定陽縣爲吉昌縣唐爲慈州治所）　東魏加丞相歡九錫固讓而止

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帝追尊考順之曰文皇帝）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宏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宏氏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　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東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大行臺并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樂安孫搴爲之請乃許之丁酉以澄爲尚書令加領軍京

畿大都督考異曰魏帝紀爲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北齊文襄紀天平元年爲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按尚書令不在外大行臺不在內今兩存之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旣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爲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搴劇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爲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收子建之子也他日歡謂季式曰卿飮殺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爲誰時東魏以高敖曹爲司徒季式以司徒記室廣宗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卽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考異曰典略孫搴卒在大同十年四月按搴卒然後陳元康爲功曹高愼叛高澄已令元康敎崔暹却叩之職元康又勸高歡追之文襄紀並在九年北史元康傳又云草劉蓋升軍書按蓋升誤在元年孫搴二年猶存今不取然則搴卒宜當於澄入輔之下遷大行臺都官郎時

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平原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彥深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東魏丞相歡令阿至羅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歡以眾應之　三月戊申隱士陶宏景卒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餘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而恆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殆若不附世

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爲人圓通謙謹出
處晏會心如明鏡過物便了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而
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有樂意早與之遊及即
位恩禮甚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
招之宏景不出惟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
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帝嘗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乃賦一詩答之曰山中何所有嶺
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
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
任散誕平叔坐論空王衍字夷甫何晏字平叔以魏晉喻梁也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
宮宏景傳自後侯景篡梁在昭陽殿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宏景詩及

之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謚曰貞白先生　甲寅東魏以華山王鷙爲大司馬　魏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司徒万俟洛爲太宰　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梁開府儀同三司之下又有開府同三司之儀　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啟　戊辰東魏高盛卒

魏越勒肱卒　魏秦州刺史万俟普與其子太宰洛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魏考異曰普奔東魏事北齊書帝紀在三月甲午典略在六月甲午周書帝紀北史魏紀在五月今從之　丞相泰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河北龍門西河之北也　秋七月庚子東魏大赦　上待

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上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
都督撫寧史寧謂勝曰朱异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之
上許勝寧及盧柔皆北還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自是見禽獸
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
等棄舟自山路逃歸從者凍餒道死者太半既至長安詣闕謝罪
魏主執勝手歔欷曰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泰引盧
柔為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九月壬寅東魏以定州刺史
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　魏以扶風王孚為
司空斛斯椿為太傅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東魏侯景將
兵七萬寇楚州魏收志梁置楚州治楚城領汝陽仵城城陽郡五代志汝南城陽縣梁置楚州虜刺史桓
和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慶之

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故能得其死力　十一月雨黃塵如雪攪之盈掬　己亥能北伐之師　辛亥京師地震生白毛長二尺　魏復改始祖神元皇帝爲太祖道武皇帝爲烈祖魏故二祖廟號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　十二月東魏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　壬申東魏遣使請和上許之　東魏清河文宣王亶卒考異曰國典云亶爲高歡所酖典略周太祖數歡罪亦云殺亶魏齊北史皆無此事而帝紀皆云亶薨今從之　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癸未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師　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徵士阮孝緒卒孝緒字士宗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瑯邪王晏之母性沈靜常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

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乃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畏如此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歸孝緒果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葠葠音森舊傳鍾山有之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得忽見一鹿前行孝緒隨之而行果獲此草而鹿忽不見母服之而愈鄱陽王恢妃孝緒之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孝緒鑿垣而逃卒不可見王諸子為渭陽之情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亦未嘗相見遂終身不識其面惟與劉歊歊音囂又許孝又音虛劉訏日夕相招攜都下謂之三隱至是卒門徒追論德行諡曰文貞處士初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上中下三品其中篇所載止一百三十七人歊訏覽之而言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

待吾等成邪孝緒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
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先卒孝緒為之益二傳及孝緒亡訏
兄潔鉄其遺行附之篇末歊博學有文才而不娶不仕奉母事兄
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
供奉母或疾病必歊進藥輒愈其誠感如此訏卽歊之族弟性亦
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兄潔為之聘妻克日成婚訏逃匿乃已訏
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
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
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老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
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族祖孝標嘗
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

歲之粱穀寒年之纖纊也

丁巳大同三年（魏元寶炬大統三年東魏元善見天平四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是夜朱雀門災上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左右竝相顧未答左僕射何敬容獨進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聞者哂之上雖身衣浣濯而好左右華整嘗有侍臣衣帶卷摺上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乃益修容止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壬寅天無雲而雨灰黃色

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魏收志景明元年置廣陽縣屬馮翊郡）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

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過灞上（中大通六年歡攻潼關 元年歡兵又攻潼關）今大舉而來兵未出郊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陽若未有謀者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晉武帝置直事郎在尚書諸曹郎之上）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小關在潼關之左唐時謂之禁谷）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

隴右辛亥謁魏主寶炬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水經註曰桃林之塞湖水出焉其中多野馬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門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則牧華山休息林下馬牧澤蓋即此地也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者少驍果有武力歡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歡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矟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大呼繞浮圖逐雷火雷火遂滅延還鬚眉及馬鬉尾俱焦歡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鬬其勇決如此至是敗退歡乃使延爲殿薛孤複姓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進杜佑曰商山在商州上洛縣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

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企固守仞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所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季式敖曹弟也丞相歡聞之即以季式為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唐志京兆藍田縣有藍田關故嶢關也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眾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曹才器足以立功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為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

得以吾在東遂虧臣節也元禮於路逃還感父臨刑之言與弟仲遵陰結豪右襲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泉璵杜雖皆土豪鄉人還輕杜而重泉至是果忠逆兩分焉　二月丁亥上耕籍田　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中權將軍二百四十號之一也）護軍將軍蕭淵藻爲左僕射右僕射謝舉爲右光祿大夫　魏槐里獲神璽（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後魏復屬扶風）大赦　夏四月辛未東魏遷七帝神主入新廟（七帝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大赦　魏斛斯椿卒　五月魏以廣陵王欣爲太宰賀拔勝爲太師　六月魏以扶風王孚爲太保梁景叡爲太傅廣平王贊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武川王凱爲司空　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水經註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上有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得奇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問行臺

郎中陽休之對曰六者大王之字王者當王天下河洛汾爲三川
涇渭洛亦爲三川涇渭洛之洛出關中之洛水今逕鄜坊同三州而入於渭大王若受天命終
應奄有關洛歡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況聞此乎愼勿妄言休之
固之子也行臺郎中中山杜弼承間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時東魏欲與梁和好妙簡使臣將
以崔㥄爲使主㥄曰文彩與識㥄不推李諧至於口頰翩翩諧乃
大勝於是遣諧並以吏部郎中盧元明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副
之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對如流又與之遊歷至放
生處上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亦不放上大慙諧等出上
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
何自而來諧爲人短小而善於舉止因癭而舉頭因跛而緩步因

邀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銜命奉使者也接客主客也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元明及隴西李神儁北海王昕宏農楊愔清河崔贍爲首而神儁名更重帝在江南亦雅聞其名嘗云彼若遣李神儁來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孝綽者彭城人也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其父繪便令代草詔誥繪友沈約任昉范雲等並命駕先造之雲年長繪十餘歲即與孝綽申伯季之好其子季才與孝綽年相等雲便令拜之昭明太子好士起樂賢堂首圖孝綽像於中時王筠亦名重一時太子嘗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

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者舜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詩文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悱妻文尤清拔號曰劉三娘一門才學之盛近古未之有也　是月青州雪害苗稼　獨孤信求還北上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魏孝武西遷信棄父母追從之上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貳心上以爲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上書謝罪魏以信有定三荊之功定三荊見上卷中大通六年遷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官爵如故丞相泰愛楊忠之勇留置帳下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五代志雍州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恆農湖城縣閿鄉之西有皇天原原西有盤豆城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魏收志人

和十一年置陝州治陝城帶恆農郡領西恆農澠池石城河北郡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行臺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魏收志皇興四年置邵郡治白水縣五代志絳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裴慶孫傳邵郡治陽胡城去軹關二百餘里孔穎達曰垣縣有召亭因以名郡宋白曰絳州垣縣其地即周召分陝之所今縣東六十里有邵原祠廟與古宗周存焉襄二十二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後魏獻文四年置邵州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邵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閒歸附甚衆東魏以東雍州刺史司馬恭鎮正平正平本漢晉之臨汾縣地魏眞君七年分置太平縣神䴥元年改爲正平太和十八年置正平郡帶聞喜縣屬東雍州杜佑曰絳州治正平縣司空從事中郎聞喜裴邃欲攻之恭棄城走泰以楊檦行正平郡事　上脩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辛卯上幸寺設無礙食今建康府上元縣有長干里去縣五里李白長干行所謂同居

長干里乃秣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壠之閒曰干佛家戰國事曰佛涅槃後天人以新白氎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各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燄含利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泥洹處李延壽扶南傳曰長干寺塔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毀除之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晉簡文咸安中造塔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七日而蘇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至丹陽長干里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遂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塔及帝開之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之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琉璃碗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帝乃設無礙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甖次玉甖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剎下大赦

九月南兗州大饑　柔然爲魏侵東魏三堆魏收志肆州永安郡平寇縣眞君七年并三堆縣屬焉有三堆戍隋改平寇縣爲靜樂縣屬鴈門郡宋白曰嵐州靜樂縣本漢汾陽縣地城內有堆阜三俗名三堆城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

歡請治之歡曰弼來我語爾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吳兒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

爲貶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言如傭作之客也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敖曹返自上洛歡復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爲西道大行臺使景經略關西也與敖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敖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魏孝昌中置豫州治虎牢後得汝南置豫州以虎牢爲北豫州領廣武滎陽成皐郡握槊亦博塞之戲也劉禹錫觀博曰初主人執握槊之器置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殊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以博投詔之又爾朱世隆與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既而及禍李延壽曰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從獄中爲此戲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枷其使者使者曰枷則易脫則

雖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叉何難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貴曰一錢漢（言漢人之賤也）隨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諭久之乃止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引弓射之歡知而不責　閏月甲子以武陵王紀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為後紀與湘東爭國張本）　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班志壺口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北屈後魏改為會昌縣屬平陽郡隋改會昌為襄陵縣）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記月令孟夏麥秋至）之月其民

自應餓死寳炬黑獺何疑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玆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五代志馮翊郡後魏曰華州西魏後改曰同州馮翊縣後魏曰華陰貉似狐善睡說文云北方豸種也孔元曰貉子曰貆郭璞曰今江東通呼貉爲貊貃余按北方豸種乃指夷貉之貉孟子所謂大貉小貉者也此乃狐貉之貉當從諸家之說○貆音丸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漢志馮翊懷德縣南有荊山山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許原蓋在洛水之南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

里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水經註沙苑在渭北沙苑之南即漢懷德縣故城五代志馮翊縣有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乃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泰候騎告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杜預曰拒方陳命將士皆偃戈於葭

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猘狂犬也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鬭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

之不盡殺去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逕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十二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也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宮姓也）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元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剚刃於其腹（賈公彥曰剚猶立也齊東人謂立物地中爲剚○剚音恣）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猗氏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丁度曰猗氏本郇國也後以猗頓居於此因爲猗氏按左傳所謂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其後猗頓居之用煮鹽起富遂以猗氏名縣而郇瑕氏隱矣）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

泰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爲絳州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杜佑曰洪洞故城在平陽北逕固重夜控據要險劉昫曰晉州洪洞縣古楊縣也隋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嶺以名縣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泰以

修義爲齊州刺史史言河東諸薛各行其志爲東西魏宣力獨孤信至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尹魏天平初置新安郡屬洛州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水經註洛陽之南有新城縣縣界有大石嶺來儒之水逕其南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虯在陽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孝昌二年置陽城郡屬洛州隋廢郡爲陽城縣唐登封元年將有事嵩山改爲告成縣我朝屬西京登封縣界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舉城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潁州治長社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武定七年改爲鄭州賀若複姓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魏收志天平初置梁州治大梁城領陽夏開封陳留汝南潁川汝陽襄陽新蔡初安

襄陽城陽廣陵郡 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東魏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鄭先護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思為丞相府墨曹參軍 冬十月丙辰京師地震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魏潁川魏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峯怡姓峯名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後魏置陽翟郡九域志陽翟在長社西北九十里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言雄等軍逼潁祥帥川相去三十里眾四萬繼其後魏諸將咸以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

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宛陵縣漢屬河南尹晉屬滎陽郡魏天平初分屬廣武郡隋開皇十六年併宛陵縣入新鄭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治宜陽領宜陽金門郡那椿人姓名魏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貴為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為太尉　遣兼散騎常侍張皐等聘於東魏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粲戰於蓼塢水經註蓼水出河北縣黃山蓼谷當時之人於此谷築塢因謂之蓼塢晉書者義曰裏山在瀍縣北十餘里　魏師敗績　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東魏都鄴以魏郡為清都尹　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閒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

河間邢杲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　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叔文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時季式所養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而不衣食於官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二郡東魏皆屬司州故云然旣不奉詔命討賊賊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魏丞相泰以柳虯爲記室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

法明直筆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爲記注
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
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
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
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
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
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

吳興太守蕭子顯卒子顯齊豫章王嶷第八子也偉容貌工屬
文嘗採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成奏之
詔付秘閣嘗爲自序其略云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
心已足若乃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

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凡所製作特寫忠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　是歲江南饑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十四 起大同四年盡大同十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戊午大同四年 魏元寶炬大統四年東魏元善見元象元年 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東魏碭郡陂中有巨象自至獲之送鄴 魏收志孝昌二年置碭郡治下邑城屬徐州丁

卯大赦改元元象　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東魏大都督賀

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魏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

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迥韋孝寬趙繼

宗皆棄城西歸宋迴在潁川韋孝寬在汝南未知趙繼宗所棄何城也侯景攻廣州未拔廣州東魏治襄城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洛州治洛陽乃帥百騎至大隗山班志河南郡密縣有大隗山魏收志密縣屬滎陽郡五代志滎陽郡新鄭縣有大隗山○隗吾鬼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其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盧辯仕於西魏而勇仕於東魏於是所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魏以錄事參軍韓褎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褎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

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皆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書其所在榮乃取盜名簿藏之因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之間諸盜咸悉首盡榮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秦盜屏息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二年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爲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爲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寶炬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

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考異曰北齊帝紀止有高祖解丞相年月而無復故之文按興和元年議曆有丞相田曹參軍信都芳蓋因邙山之捷而復也）柔然送女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唐志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細項池瓦窰池也）迎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安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丁丑大赦以王盟為司徒丞相泰朝於長安還屯華州　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朝於鄴壬辰還晉陽　五月甲戌東魏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來聘（考異曰魏帝紀在二月丙辰蓋始受命時也今從梁帝紀）六月辛丑日有食之　是夏東魏山東大水蝦蟇鳴於樹上　秋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此淮南謂光城弋陽）

之號在淮水上流之南非指古淮南郡治壽春之淮南 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得如來舍利大赦 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漢志河南郡有穀城縣師古注曰即今新安水經注曰穀城縣城西臨穀水 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莫多婁虜三字姓 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五代志新安縣有孝水水經注孝水出廆山之陰北流注於穀在河南城西四十里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恆農泰進軍瀍東瀍水

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扶打也荀子曰仁人之兵當之者潰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楊倞注曰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陸德明曰東籠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存疑籠東胡注很引東籠爲解考北史又作籠陳亦未詳其義姑存之不敢妄改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泰歸營與之相對泣顧左右曰成吾事者此人也封武安郡公賜以鐵券恕其十死擢廐內驄馬悉以賜之以穆所授泰者驄馬故也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河陽南城在河橋南

岸北岸即北中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杜預曰闔門扇也未徹未透也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東魏人情騷動人不自保或謂濟州刺史高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且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顛危亡去不義若社稷傾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

生苟活乎言者慚懼而止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北度河橋也洛獨勒馬不動自呼其字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洛慷慨有氣節勇冠一世故魏人畏之歡乃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是戰也兵既交遇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

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呂玉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甦玉安乃割衣裹創扶之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鬭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祐字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

常代其論敘泰聞王思政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容貌魁岸有籌策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及登大位委以心膂封太原郡公大統後特為泰所任委然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泰嘗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既盡泰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徧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必為神明所不佑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佩刀橫於膝上攬木爵袖而擲之泰急欲牽阻已擲得盧矣思政拜而受帶自此之後泰期寄更深　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閒聞魏兵收

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後魏置咸陽郡於石安縣石安漢渭城縣秦之咸陽也石勒改曰石安五代志京兆涇陽縣舊置咸陽郡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降卒東魏之卒降於西魏散在民間者也還兵西魏之兵自洛西還者也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

而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東寇謂東魏之兵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禽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叡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魏收志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屬恆農郡因三崤山以名縣後并崤縣入河南熊耳縣三崤山一名嶔崟山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崟音吟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

之西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東魏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平之盧景裕本儒生太師歡釋之召館於家使敎諸子景裕講義精微吐發閑雅雖有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如一　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澹於榮利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於東魏　遣散騎常侍劉孝儀等聘於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

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爲魏魏收志孝昌中置襄州領襄城舞陰南安期城北南陽建城郡五代志潁川郡葉縣後齊置襄州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功用也勞也雇也以枉法論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五代志河南郡陸渾縣齊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故郡以爲名伊闕以南大山長谷蠻多居之魏置都督以防焉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時播遷之後朝士流亡魏之散户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京南謂洛京以南也延孫以澄

請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孫之壻京兆韋灋保爲東洛州刺史西魏洛州治上洛以洛陽之地爲東洛州配兵數百以助之灋保名祐以字行灋保至潁關或謂之曰恐子此役難以言還灋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料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灋保命所部爲圓陳且戰且前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伏流城伊川郡治所隋改南陸渾縣曰伏流水經註曰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有三塗山伊水逕其下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劉澄之永初記稱伏流嶺西有伏流坂者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晉魏置二十三郎有中兵外兵都兵別兵元魏以後中兵外兵又分左右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採運者使之採木運入洛陽城也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魏收志天平中置新城郡治孔城屬北荊州五代志河南郡伊闕縣舊曰

新城置新城郡杜佑曰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又曰高齊置孔城防於壽安縣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卽留景宣守張白塢塢在宜陽西北水經注河內軹縣有張白騎塢在洪水北原上據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惟西面版築而已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灋保卽引兵據延孫之柵頻與東魏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陳嘗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灋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不改其操父沒事兄以孝敬聞時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游所歸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領宜陽金門郡治宜陽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恆手迹令善學書者僞爲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爲落燼燒

迹若火下書者使諜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恆及琛崤澠遂淸（崤澠崤山及澠池也）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五代志絳郡稷山縣有勳州勳州創玉壁也杜佑曰稷山縣南十二里有玉壁城）請築城自恆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崔亮制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八年）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爲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

己未大同五年（魏元寶炬大統五年東魏元善見興和元年）

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謝淵藻爲中衛將軍丹楊尹何敬容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僕射纘宏策之子也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爲時俗所嗤鄙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

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三公䣊監尚書爲外朝官門下省爲內省）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塡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暕之子翔淵之曾孫也　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二郊乘素輦籍田乘常輦）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琛瑒之弟子也

辛酉東魏以尚書令孫騰爲司徒　辛未上祀南郊　魏丞相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令旦治公務晚就講習　東魏丞相歡以徐州刺史房謨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廣宗縣漢屬鉅鹿郡後屬安平國後魏太和二十一年立廣宗郡東魏屬司州）平原太守許惇

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皆褒稱謀等以勸之　夏五月甲戌東魏立丞相歡女爲皇后乙亥大赦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爲司空　秋七月魏以扶風王孚爲太尉　九月甲子東魏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　魏置紙籤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十一月乙亥東魏使散騎常侍王昕魏收來聘初南北通和東魏首遣李諧盧元明來聘上甚重之至是昕收復以才學見重一時上乃謂之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如何耳然收少規檢在館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因之亦各自買婢收喚取遍行姦穢館司皆爲之獲罪上及朝臣皆稱收之才而鄙其行　東魏人以正光曆浸差魏行正光曆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胡三省曰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而以文學之士使

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遂有校書之任而未爲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至後魏始置祕書校書郎以甲子爲元號曰興光歷既成行之　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爲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爲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下俚洞交廣界表俚人依阻深險各自爲洞建置州郡紛綸甚衆故异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衆歸附者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爲之就彼土以土人爲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爲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

日耗矣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是歲建康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飼天狗大小相驚日晚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

庚申大同六年（魏元寶炬大統六年東魏元善見興和二年）春正月壬申東魏以廣平公厙狄干為太保　丁丑東魏主善見入新宮大赦　魏扶風王孚卒孚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鄰州號曰神君歷位太尉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丞相泰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

卿何爲竊入王家臣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泰撫手大笑

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魏鑄五銖錢　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鴉杜佑曰三鴉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十九里有平高城期以槃責烏喬於縣東北十七里置魯城以槃周將復荊州三年西魏棄沙苑之勝取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魏乙弗后既爲尼居別宮郁久閭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爲秦州刺史使乙弗后隨之官魏主寶炬雖限以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后故興師者魏主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爲一女子邪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乙弗后自盡乙弗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

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

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郁久閭后遇疾殂　五月己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於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以處之按杜佑通典衛州汲郡古牧野之地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徙代畜於石濟之西故有河北馬場號隋志是時置義州治汲郡陳城領五城義甯新安澠池宜陽金門郡五代志汲郡汲縣東魏置義州僑置七郡二十八縣則七郡皆僑置於汲縣界又按朱元旭傳時分河內汲郡二郡界扶風之地立義州以置關西歸正之民後周武帝滅齊改義州爲衛州治汲　尽

魏陽州武公高永樂卒　閏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己丑東魏封皇兄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　六月壬子東魏華山王鷙卒　秋七月丁亥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象等來

聘　八月戊午大赦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卒昂字千里父顗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業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歐血絶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昂容質修偉冠絶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爲齊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没唯昂船獲全及仕梁累遷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懽勉求昂出內人傳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㣲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卒立晉安王爲太子昂表言宜立昭明

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猶替朝野昂雅有人倫囂游處不雜入其室者號登龍門至是李遠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志上不許贈本官諡穆正公　冬十一月魏太師念賢卒

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於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隋破吐谷渾以伏俟城置西海郡其地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皆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辛酉大同七年（魏大統七年東魏元善見興和三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宕昌王梁企定爲其下所殺弟彌定立（考異曰梁帝紀作彌泰今從典略）二月乙巳以彌定爲河梁二州刺史宕昌王　辛亥上耕籍田　乙卯京師地震　魏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坐事賜死

三月魏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反魏收志上郡屬東夏州領石門因城二縣隋志延安郡有因城縣大都督于謹討擒之　夏五月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等聘於東魏　秋七月己卯東魏立陽王景植卒　魏以侍中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五代志龍泉郡後周置汾州隋廢州治隰川縣測深之兄也爲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隰州東接東魏晉州界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殺待以客禮幷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爲我安邊我知其無貳志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　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爲强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

矣所謂治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孰不從化二曰敦教化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遷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三曰盡地利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

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隨事加罰罪一勸百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四曰擢賢良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不問志行夫門資者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其策騏驥而取千里也

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瞀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
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寶爲人寶也
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
之用也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
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縣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
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冑乎然求賢之
路自非一途凡所以得之術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
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賢與不肖別矣五曰恤獄訟
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
甯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
甯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

人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往往而有凡百守宰可無慎乎六曰均賦役夫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輸稅之民於是弊矣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計帳見上卷大同元年

東魏詔群官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

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頒行之　己巳東魏發夫五萬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　十一月丙戌東魏以彭城王韶爲太尉度支尚書胡僧敬爲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國珍之兄孫東魏主之舅也　十二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來聘　初交趾李賁世爲豪右仕不得志同郡有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時蔡撙爲吏部尚書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廣陽門建康城西面南頭第一門）韶恥之與賁俱還鄉里（補註蔡撙爲吏部尚書在天監末普通初則賁與韶之還鄉里亦當在此時）至是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沈約志永平郡有武林縣宋文帝立時永平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時賁監德州（五代志日南郡梁置德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賁奔還廣州上遣諮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五代志梁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縣立高州在隋海康縣界端州新興縣梁立新州）諮恢之子也　是歲魏又益

新制十二條（宇文泰前已行二十四條今又益十二條故曰新制）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謂尺度不依舊式也）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小弁之詩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註云鞠窮也）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凡江河濟渡之處皆曰津橫絶水爲橋以通往來曰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東魏尚書令高澄尚東魏主善見妹馮翊長公主生子孝琬朝貴賀之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賀至尊三日東魏主幸其第賜錦綵布絹萬匹於是諸貴競致禮遺貨滿十室　魏扶風郡公王羆卒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也

世為州郡著姓羆敍直木强處物不當州閭敬憚之太和中除殿
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淸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推亮有知人之
鑒見羆雅相欽挹後遷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郡奉
祿優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
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
耳羆性儉率不事邊幅鎭河東時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
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
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又有客與羆食瓜客
削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
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
取鞭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尙其均

平嗤其鄙碎罷舉勤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安于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磬當時服其清遜　東魏臨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使狼將羊羊雖衆終爲狼所噬況羊少而狼多乎喻族帥並緣侵漁閭帥閭帥又侵漁比帥比帥又侵漁其所領四家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請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三正謂李沖建議所置三長而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四十五丁出二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事下尚書寢不行貲絹謂計貲輸絹番兵謂番代爲兵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人多

信之

壬戌大同八年（魏元寶炬大統八年東魏元善見興和四年） 春正月敬躬據郡反改元永漢署官屬進攻廬陵逼豫章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豫章內史張綰募兵以拒之綰纘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敬躬受綰節度三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斬之僧辯神念之子也該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左傳潘黨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鎧甲如鱗齒相比曰札） 而有淩雲之氣 魏初置六軍

夏四月丙寅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繪來聘繪元忠之從子也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五月辛巳東魏丞相歡朝於鄴司徒孫騰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錄尚書事侍中廣陽王湛爲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初太尉尉景

與丞相歡同歸爾朱榮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 其妻歡之姊也自恃勳戚貪縱不法爲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丁亥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歡往造之景臥不起大叫曰殺我時趣邪景妻謂歡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胝生因出其臂歡撫景而拜謝之因而誡景曰此後無貪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歡笑不答辛卯以庫狄干爲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甲辰歡還晉陽 八月庚戌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道大行臺隨機防討 魏以王盟爲太保 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杜佑曰玉壁城在絳州稷山縣西南十二里 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

當按以并州思政復請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阪丞相泰出軍蒲阪至皂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并州刺史　十二月魏主狩於華陰大享將士丞相泰帥諸將朝之起萬壽殿於沙苑北　魏綏州北迫於胡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有司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民殊以爲苦丞相泰乃以金紫光祿大夫宇文測行州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而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至是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辛亥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來聘　孫冏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渝侯暎不許武林侯諮又趣之冏等至合浦死者十有六七（趣讀曰促瘴熱病也南方暑濕春氣蒸則瘴氣染之者必死軍行尤畏之）衆潰而歸暎諮之子也武林侯諮奏冏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並雄豪任俠主帥廣陵杜天合謀於衆曰盧公待遇我等甚厚今見枉而死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祭孫盧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僧明新安周文育等結盟奉子略爲主帥子雄之衆攻廣州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高要縣漢屬蒼梧梁置高要郡宋白曰高要縣端州治所元和郡縣志曰端州當西江口人謂西

安道提綱曰西江蠻出邕州經潯龔象柳等州入封州界合牂江漢武帝自巴蜀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卽此水爲子顯已廣州發內兩江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任大破子略殺天合擒僧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爲主帥詔以霸先爲直閣將軍

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爲侍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爲僕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常謂執事者曰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

癸亥大同九年魏元寶炬大統九年東魏元善見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東魏大赦改元武定　閏月丙申地震生毛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

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暹方為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能善書記工騎乘澄見而挑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為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鎮城之職猶防城都督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匄其命然須與苦手言必痛杖之也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他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永安縣古彘邑也漢屬河東郡後漢順帝改曰永安縣魏收志曰建

□□二年置承安郡治承安城屬晉州時李式蓋晉州戍之將蓋承安郡或為霍邑縣仲密遣信報之李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覆頭施釘伺火船將至飛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勁陳以待之歡欲堅陳以持之待其疲劇而後擊故云然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平臨以徇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捽持其髮也）并數以沙苑之敗（事見上卷三年）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噤齘切齒怒也）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爲歡爲其子澄令防彭樂張本）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令狐德棻曰若干之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

拔槊歎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魏收志天安二年置懷州於河內太和十八年罷天平初復置領河內武德二郡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考異曰典略作尉興敬今從北齊書北史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敢勇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衞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謂其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愼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

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逐坐人指當時持文墨議論者但能補監逐坐談而坐食也　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

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退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鎭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詔不許

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衞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多功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

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　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賁賁將范脩破林邑於九德吳分九眞立九德郡五代志日南郡九德縣梁置德州　清水氐酋李鼠仁清水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五代志後魏置清水郡隋廢郡爲縣屬秦州乘魏之敗據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屢遣軍擊之不克丞相泰遣典籤天水趙昶往諭之諸酋長聚議或從或否其不從者欲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辭氣逾厲鼠仁感悟遂相帥降氐酋梁道顯叛泰復遣昶諭降之徙其豪帥四千餘人幷部落於華州泰即以昶爲都督使領之　魏丞相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俟援

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背遁於是北豫洛二州復入於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高仲密家來相歡以高乾有義勳謂起兵於信都以奉歡也高昂死王事謂戰死於河陽也季式先自告謂先自永安戍奔告歡也皆爲之請免其從坐侯景之拔虎牢獲高仲密妻子送鄴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盛服見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納之高澄以漁色使宗動所叛其父幾死於兵長惡不悛猶欲以躬納之他日楊燕之禍叔姪相屠釁由李氏豈天也邪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爲太傅廣平王贊爲司空　八月乙丑東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渾等來聘　冬十一月甲午東魏主畧見狩于西山乙巳還鄴高澄啓解侍中東魏主以其弟并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丞相歡築長城於肆州北山西自馬陵東至土

墱馬陵盡東魏所戍之地九域志代州崞縣有土墱寨○墱音登四十日罷　魏河北太守裴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爲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至是諸牧守共謁丞相泰泰命俠別立魏收志河北郡屬陝州本漢皆河東郡之河北縣地也縣屬郡後爲縣屬河東郡　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甲子大同十年魏文帝寶炬大統十年東魏元善見武定二年　春正月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　三月癸巳東魏丞相歡巡行冀定二州校河北戶口損益因朝于鄴　甲午上幸蘭陵謁建寧陵使太子入守京城

辛丑謁修陵晉僑有東海郡於京口南蘭陵郡於延陵建前陵梁紀曰建陵皇考張皇后陵也修陵皇后郗氏陵也

丙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太保　己酉上幸京口城

北固樓更名北顧鎮江府圖經曰京口城因山為壘緣江為險孤邱絕高曰京故曰京口又府治東五里有京峴山京口得名以此北固山在府北一里連嶺下臨長江即府治所據及甘露寺基蔡正義曰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帝登望久之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於京口實乃壯觀於是改曰北顧　庚戌

幸回賓亭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

二千　壬子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為錄尚書事

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侍中高洋為左僕射丞相歡多在晉

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黨也委以朝政鄴中謂

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

為大將軍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

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澄前拜高隆之呼爲叔父澄怒罵之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左右擢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侍郎澄每進書於東魏主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東魏主報澄父子之語亦必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　夏四月乙卯上還自蘭陵　東魏以散騎常侍高季式爲侍中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李元忠生平游款及在濟州夜飲忽憶元忠時元忠在光州便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

又丞相歡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往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豈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大將軍澄白魏主勅見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　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長安　甲午

東魏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來聘季景收之族叔也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鄴下時邢昕稱有才學與子才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　尚書令何敬容妾弟盜官米以書屬領軍河東王譽譽封書以奏丁酉敬容坐免官敬容久處臺閣職隆任重而淺於學術頗通苞苴有無賄者略不交語光祿大夫江革次子從簡作采荷詞以刺之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以是敬容敬容不覺唯歎其工及是免官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為士人所見疾如此　東魏廣陽王湛卒　魏琅琊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勝憤恨發疾而卒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嘗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及居重位始發憤讀書乃召引文儒討論義

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名位素卑見丞相泰不拜謁而自悔泰亦有望焉後從泰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泰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泰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泰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為五卷頒行之（二十四條并新制十二條總為三十六條）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閒百姓便之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東魏丞相歡啟以司州中從事宋游道為御史中尉（五代志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為之以遊

道爲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御史臺謂之南臺尚書省謂之北省杜佑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故曰南臺尚書省在北故曰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義雲衆敬之曾孫也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對揖暹不讓而坐觴再行即辭去澄留之食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階送之他日澄與諸公出之東山時於鄴都謂東山爲遊宴之地遇暹於道前騶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以丞相府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黷貨無厭暹前後彈子如及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杖投相王大中

通四年歡破爾朱氏召子如於南岐州從秦華路取道夏州東歸也王給露車一乘犢牸牛犢資曲角也○犢音卷又音權犢在道死唯牸牛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曰司馬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懼澄殺之也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濟陰王暉業為太尉太師咸陽王坦以王還第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眾久之歡見子如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賜酒百餅羊五百口米五百石高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屬之丞相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令僕以下皆側目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

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并州不爾彼經略殺卿遊道從澄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郎　己丑大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爲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前大司徒婁昭爲司徒　東魏西河地陷有火出其中　庚子東魏主祀圜丘　東魏丞相歡襲擊山胡破之山胡卽汾州山中稽胡也俘萬餘戶分配諸州　是歲東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上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上亦效之　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八終